

衢州文獻集成

「史部」

第

37

冊

衢州文獻集成

黃靈庚 諸葛慧艷

主編

〔史部〕

第
37
冊

第三七冊目錄

「康熙」西安縣志十二卷(卷十一藝文志·墓碑誌銘至十二)

(清)陳鵬年修 (清)徐之凱等纂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 ······

「嘉慶」西安縣志四十八卷(卷一至十) 清嘉慶十六年(1811)刻本 ······

(清)姚寶煃修 (清)范崇楷等纂

藝文志

墓碑誌銘

趙清獻公神道碑

宋 蘦 輓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帆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旣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

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于用人而已維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舉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默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奸宄消亡而忠良安全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盧生隱爲中書侍郎隣生光逢元裔並掌內外制

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
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
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
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
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
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
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榜爲
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
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

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闋歲舉監潭州糧料歲滿改制作郎知監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曰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知蜀州江源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視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

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公爲鐵面御史其言嘗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必排而去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護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壅始命叅知政事劉沆監護其事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論其當貶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

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是時邵必爲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徙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代書事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吳中復呂景初馬遵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才約不當以罷相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旨名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濤

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
乞蔡賈黷乞荆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皆
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
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
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
豫而太子未定中外自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
賢子弟敎育于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根本已而
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邦之民籍有茶
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轉

運使未幾移益州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餽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悚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註多依宦官以給主假藥材以示奸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法至有訴于上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

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給宦
侍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
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
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塚
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
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
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爲先獄以屢空政修鹽法
疏鑿贛石民賴其力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嘗自我易
舟而北公間取餘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

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公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歸者相繼于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襍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期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期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舍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期初不悅也前此有詔募差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

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稔募不如
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期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
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
黥配及公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
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
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誣特除轉運使陞辭上面
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

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言之何傷及謝上謂公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晦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鲠敢言久遺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達除僉書樞密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一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啟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心輔

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
馬光除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
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于事爲輕而民心得失
爲重青苗使者于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
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能青苗使者而輕棄
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
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
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
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驟聚爲惡公

知其意擇重犯者皆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樸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成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畧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